

愁容渐少 干劲更足

■唐洋

在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级焊工丁洋洋正在参与国家重点核电项目建设。从一名普通村民到掌握专业技术的核电建设者,丁洋洋的转变,还要从徐州市三官庙村的对口帮扶说起。

三官庙村位于江苏徐州丰县,是中核华兴2018-2019年度对口帮扶的贫困村。借助劳动力就业帮扶,丁洋洋2019年初进入这家核电建设企业,经过近一年的培训,顺利通过了国家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资格考试,成为一名核级焊工。

五十多岁的丁运敬是三官庙村党支部书记,作为村里的“当家人”,没有谁比他更了解三官庙村当初的家底。没有集体增收产业,没有集体收入,水电费等公共支出都是村民自掏腰包。“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成了丁运敬的口头禅。

没有集体经济,贫困村怎么脱贫摘帽?中核华兴从发展集体经营性产业入手,通过“资金拉动项目、项目带动产业”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铺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新路。

在三官庙村,围绕洋葱、大蒜特色产业,中核华兴投资240万元建设保鲜冷库,一方面通过出租持续

稳定增加村集体收入,一方面帮助村民延长农产品保存期限,最大程度保障收益。同时,协调产业富民资金建设2500平方米高标准智能温室,通过“能人大户承包经营、低收入农户同步就业、镇村提供技术和销售支持”的一体化联合合作模式,持续激活村集体经济,带动低收入农户稳步增收。

通过帮扶项目实施,三官庙村集体收入两年内由原来的1万元增长至24.3万元,年人均纯收入由1.67万元提高至1.98万元。

两年来,丁运敬脸上的愁容越来越少,信心和干劲越来越足,除了日常工作,他也和帮扶干部一起琢磨三官庙村发展的“大项目”。

化冬民家是三官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上有患病的老母亲,下有正在读大学的儿女,妻子全职照顾老人孩子,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种植五百多洋葱、大蒜以及打短工的收入。开支大,收入少,“顶梁柱”化冬民心里总像压着块石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帮助低收入人口脱贫的最有效途径,而企业的优势最为明显。通过“调研+宣传+培训+就业”模式,中核华兴组织村干部和村民到所属的核电及民用工程项目了解产业工人工作情况,还组织相关人员到村里沟通用工需求,为村民选配合适岗位。

通过驻村干部的引导,性格内敛的化冬民鼓起勇气,来到核电项目,做了一名产业工人。虽然技能还比较生疏,但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已让他如释重负。



截至目前,江苏丰县地区已有近百名像丁洋洋、化冬民这样的村民到中核华兴工作。这样的转变,不仅让村民意识到提升自身价值的重要性,更激发了大家学习技能、增收脱贫的动力。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改善村民出行条件、方便农产品运输,中核华兴先后在吴庄村和三官庙村修建了2800米水泥路和4750米砂石路;针对村庄路灯密度较小、照明亮度不够等问题,安装了308盏太阳能路灯,实现了“村村亮,路路亮”;针对农作物种植需要大量水资源的实际需求,修建了3座翻水站和水闸;修建了3座文化健身广场,为村民日常健身和文娱活动提供了场所。

培训就业,培育产业,民生保障,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让贫困村村民竖起了大拇指,更记住了一份帮扶情。而过去八年,中核华兴直接投入帮扶资金440万元,协调各类产业帮扶资金545万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38个,惠及江苏新沂市及丰县地区共计七个行政村贫困人口2100余人,帮助849名低收入人口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作者供职于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一封信,一句话,一辈子

■史慧清

父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结婚至今已40多年。父亲30多岁外出打工时,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那是他这辈子写给母亲的唯一一封信,信中那句“亲爱的”,大概是母亲这辈子听过最美的情话。

1991年我上初中,家里开销日渐增多。父亲平日在附近的小煤矿挖煤养家,活儿辛苦但收入甚微,只好选择外出谋生。

我家有个远方亲戚在汾阳当包工头,父亲坐了好几天火车,终于在杏花村酒厂附近的建筑工地落了脚,找了个帮人做饭的活计。

在杏花村的那些日子,父亲至今难忘。酒厂刚酿出来的原酒,他只尝了两口便醉得不省人事。还



■肖永明

话别年近双亲
吻别娇妻爱女
记住期盼和留恋的眼神
在晨曦中追风逐日
于夜幕中接月迎星

钢丝舞者

灯火阑珊处寻不到浪漫
劲歌炫舞里望不见潇洒
矫健的你在空中出现
忙碌的身影在地头伫立
原来你的舞台是这天地

穿戈壁跨平原
扳手和钳子焊接空中彩虹
光和电将城市与乡村串联
白天与黑夜由此缩短
南北与西东不再遥远

行走于钢丝上的舞者
粗壮的手指拨动琴弦
弹奏出激昂的音符
远方的天涯没了黑暗
海角也有了平安

(作者供职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永昌县供电公司)

有做饭的大师傅,脾气暴躁但喜欢逗乐,给父亲辛苦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以前在家时,父亲虽与母亲吵嚷不断,却从未分离,第一次出远门,离家三个月后,他提笔给母亲写了信。不知他当时如何下笔,如今设身处地想,奔波异乡,每至夜深人静,他肯定会站在窗前眺望远方,无法抒怀时,便在一个深夜,趁大师傅熟睡,轻轻提起了笔。他的满腔柔情和思念,都倾泻在那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

十天以后,母亲收到了来信。那天我放学回家,母亲在厨房做饭,见桌上已经拆开的信,便悄悄拿出来。父亲的字歪歪扭扭,还有不少别字,主要问及爷爷的身体是否健康、我和妹妹的学习情况、表哥中考成绩,以及庄稼的长势等。

读完信,我的目光很快回到开头那句“亲爱的”,偷笑之余,心想父亲竟也这般柔情。拿信给母亲,她有些不好意思,扭头只说了句“你爸哪会写,又没读过多少书,不定是谁教他写的”。

那天,因为父亲的来信,家里似乎别样的温暖。后来,爷爷离世,父亲回来奔丧,之后又在外打工一年,期间再未写过信。

父亲比母亲大两岁,到适婚年龄经人介绍相识,母亲见父亲眉目清秀人也诚实,家境虽一般,但



还是嫁给了父亲。自我记事起,母亲性急好强每日操劳,父亲胆小性子慢常为生计奔波。生活艰辛,家事烦扰,他们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我常怀疑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

直到去年父亲生病住院,我见母亲在手术室外焦急慌乱的样子,见她日夜守护在父亲病床前,才明白他们之间有那份真情。他们虽吵嚷拌嘴,但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辈子,尤其每次提起那封家书,提起那句“亲爱的”,他们总会不约而同地露出孩童般羞涩的笑容。

一辈子,一封信,一句“亲爱的”,比如今众多的百般海誓山盟却如烟花般短暂的爱情,也许更弥足珍贵,经久恒长。

(作者供职于西兰花科创朔州分公司)

夜晚的山梁

■曾正伟

儿时夏夜,乡亲们都会自发地集聚到三川口的山梁上。那里地势较高,常年有风,席地而坐,不用摇扇,也不用驱赶蚊蝇,便能享受凉爽惬意。

山梁是男人们高谈阔论的地方。高大爷曾被抓过壮丁,他的故事一筐接一筐。李大爷曾上过战场,他的故事比电影还精彩。最有趣的是宋大爷,他去西安看了一回外孙,回来后给大家讲“朱元璋的兵马‘桶’”,惹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叔的《岳飞传》讲得最精彩,他几乎能将评书一字不差背下来。还有村支书,每当国内外发生大事,他都会来发布“新闻”……

山梁也是女人们唠嗑的场所。她们三个一簇,五个一团,你拿着麻团,她拿着被坨儿,一边搓麻绳,一边唠着村里的事儿,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家长里短,都要热烈讨论一番。这个说,李家的三媳妇怀孕了,那个讲,张家的小子要结婚了。一旦谁家有了难事儿,这里就是集思广益的最佳场所,没几天,难事儿总会迎刃而解。

山梁还是孩子们的乐园。那棵空心大柳树,可以用来捉迷藏,可时间一长,孩子们就觉得索然无味了。一次,大人们组成一道人墙,把几个孩子围起来,让其他孩子来找。由于冲不进去人墙,找人的孩子一屁股坐地蹬腿大哭起来,直到人墙留出一道豁口。

至于怀中的孩子,则是大人们“疯抢”的香饽饽。你抱一会儿,我抱一会儿,轮都轮不过来。有些性格内向的孩子,常被大人抱到山梁上来“见世面”,见的人多了,自然就不认生了。因为热闹,小孩子要比平时睡得更晚一些,即便这样,人群散时,他们往往都早已进了梦乡。

日积月累,梁上的黄土被人们踩成了光溜溜的“骨头”,坐在地上,根本蹭不下土来。那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月亮是唯一的照明“设备”。如水的月光,仿佛经过山梁的反后缓缓吐出来,映着夜色中的欢声笑语。偶尔一跺脚,山梁“嘭嘭”直响,仿佛在和人们对话……

几十年间,山梁上的人们来了去,去了来,一拨接一拨,一茬又一茬更替着。日复一日,山梁被太阳晒透了,年复一年,人们也被岁月熬老了。如今,山梁虽不比从前热闹,却依旧是大家向往的好去处。

夜里的山梁,一串串故事编织起一张打捞岁月的网,捞起往事,捞起光阴,捞起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供职于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



风之谷

■黄佩

(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